

童子寺遗址

延杨红

绘



童子寺的高光时刻

何晓木

在太原西南20多公里处，龙山北峰东坡的山巅平台上，静静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寺院——童子寺遗址。它历经千年风雨，虽已残垣断壁，却宛如一位沉默的老者，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荣耀与辉煌。

北齐时期，童子寺迎来了它的首个高光时刻。北齐天保七年(556)，宏礼禅师在此开山立寺。3年后，文宣帝高洋亲临此寺。这位北齐皇帝的到来，瞬间让童子寺声名远扬，一跃成为皇家礼佛圣地。高洋与众大臣眺望晋阳城，突发奇问：“此何等城？”有大臣答：“金城汤池，天府之国。”在此前后，童子寺在皇室的支持下，大兴土木，雕造佛像，规模不断扩大。那高达17丈、阔百尺的弥陀佛像，以及左右12丈高的观音、大势至菩萨像，皆为北齐时期的杰作，巍峨壮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时光流转，步入唐代，童子寺再度迎来鼎盛。唐显庆六年(661)春，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出晋阳城西门，沿着蜿蜒崎岖的硫磺沟小道，艰难攀登至童子寺，虔诚瞻礼大佛。二人回到长安后，诏令内官特制一领袈裟，派遣宦官使者为大佛披挂。披挂当日，“从旦到暮，放五色光，流照崖岩，洞烛山川”，成为一时盛事。

因受皇室尊崇，童子寺自然吸引了众多高僧大德前来弘法。

据言，玄奘在西行前曾游历多地，其中包括太原龙山童子寺，并在那里弘法礼佛。他游览晋阳城，登临童子寺，对太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赞叹不已。其中，《题童子寺》一诗堪称妙品：“西登童子寺，东望晋阳城。金川千点绿，汾水一条清。”

玄奘的大弟子、尉迟敬德之侄慈恩宗窥基法师，从长安远道而来，在此讲经说法，传播玄奘的唯识论，为童子寺注入了深厚的佛教思想内涵。

与此同时，童子寺还吸引了诸多外国僧人前来参拜。日本人唐求法僧人圆仁，于唐开成五年(840)抵达童子寺。他怀着虔诚之心，在寺内礼拜大佛，并详细记录下寺内碑文内容，为后人了解童子寺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。在他眼中，寺内满殿的大佛像庄严肃穆，散发着神圣的光辉。

唐代的童子寺，也常是文人墨客、高官显贵的流连之所。唐贞元十七年(801)，河东节度使严绶于中秋之夜登临童子寺，设宴玩月，寄诗远方兄长严绅。其座上客欧阳詹见诗有感，和作一首。以“年来一夜玩，君在半天看”，摹写严绶赏月之境：节度使大人倚立山巅，恍若置身半空，与清光共徘徊，尽显官场显贵寄情山水的雅趣。

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耿漳也曾到此凭吊。他漫步寺中，望着古老的建筑、庄严的佛像，心中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诗篇《题童子寺》，抒发对历史变迁、世事无常的独特感悟。其“朝朝日将暮，长对晋阳宫”两句，尤其耐人寻味：岁月流转，童子寺静静矗立，眺望着山脚下的晋阳城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兴衰荣辱。而诗人自己，又何尝不是在这历史的洪流中漂泊？这些文人足迹与诗句，让童子寺在宗教圣境之外，也成为唐代士人寄寓情怀、观照历史的精神坐标。

由于山寺地域局促，发展空间受限，唐代便在晋阳城内的常乐坊建立了童子下寺。这一举措，不仅扩大了童子寺佛教影响力的辐射范围，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童子寺香火的旺盛程度。每日前来进香祈福的信众络绎不绝，佛香袅袅，梵音阵阵，将童子寺装点得神圣而祥和。

在童子寺的历史中，还流传着“竹报平安”的趣事。相传，寺里种有一丛竹子，才长得几尺高，该寺住持十分宝贝，便让养竹僧人每天向他报告竹子的长势。多年下来，养竹僧每次报告时，都是一样的说辞：“竹平安！”后世将“竹报平安”引申为平安家信，也简称“竹报”，竹子也因此成为吉祥平安的象征。

岁月无情，如今的童子寺已不复当年的辉煌，但那些曾经的高光时刻，早已深深烙印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成为悠久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

儿时邻居大伯是清徐人，我跟他学说的清徐话一箩筐，可影响最深的只有一句婚礼俗词——“吃婆姨”。

太原人迎娶新娘入门的仪式用官话说，叫作娶媳妇，可唯有清徐人叫作“吃婆姨”。“吃”的字面意思多是吃饭、吃菜、吃水、吃东西，甚至吃掉什么，“吃婆姨”听来有些费解，可就是这个“吃”字，把婚事的热闹气氛烘托到了极致，“火塌(叫绝)”了清徐人娶媳妇的隆重仪式。

婆姨，清徐方言读波姨。俗话说，“多年的媳妇熬成婆”，且“婆”“姨”两字在某些语境中兼有长辈之尊的含义，故婆姨就有尊称之敬。据说婆姨一词来源于佛教，佛教称女居士为“优婆夷”。佛教盛行时，家家女居士，很多人的老婆都能称作“优婆夷”，后来略为“婆夷”。随着“婆夷”这个称呼的宗教意思越来越淡，人们在书写时便添了个“女”字旁，成了婆姨。唐代称老年女人为“老婆”，宋代把妻子叫作“老婆”，都是从“优婆夷”演化而来。一个过日子的婆姨应该具备善良温柔、吃苦耐劳的品质，而“吃”字在当地还有一种依靠、依赖的意思，如“吃瓦片儿”，即指依靠出租房子生活，“吃”上这样优秀的婆姨，表达了男人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企盼，而这句俗话也是把“老婆”摆在了第一位，所以“吃婆姨”一词凸显了二人世界里婆姨的主导地位。

到了婚礼正日子的中午，“吃婆姨”就开

娄烦箭箭编

张贵桃



高粱秆带穗那一节，俗称箭箭，是娄烦妇女们箭箭编的用料。

打高粱时把穗割下来后，妇女们顺便就把箭箭折下来捆好保存起来。农闲时就把箭箭做成各种用具。娄烦妇女箭箭编的原料有箭箭和箭箭皮两种。

箭箭长短粗细不等，各有各的用处。最粗的箭箭是锅里蒸食物用的屉算，用麻绳把箭箭穿在屉算光子上，穿一层就行。屉算光子是木匠预先割好的，纳上去的箭箭坏了，可以拆去穿上新的。细一点的箭箭可用麻绳纳成大小不等的拍子，都是纳双层，用来盖各种盆盆瓮瓮。

趣说“吃婆姨”

彭庆东

始了。人们喜气洋洋，说说笑笑，这“吃”的场面都缘于主人的“锅舍”(家)里添了一位婆姨，所以叫作“吃婆姨”。一个“吃”字鲜活在了事宴上，鲜活在了“洞房花烛夜”的惬意浪漫中。

或许有人说，“吃婆姨”是对妇女之不敬。其实不然，恰恰是把婆姨抬到了婚礼仪式的顶峰，一对新人是婚礼上的主角，而新娘又是主角中的主角，所以不说“吃新郎”而要说成“吃婆姨”。

“吃”字，由“口”与“乞”相构，其字形恰如以口相求，蕴含“用口乞求、乞讨”之意。在婚礼这一人生盛事中，无论家境如何殷实，抑或是男子本领何等高强，于这一日，皆需虚心恳请女子许以终身。如此想来，多数地区所讲的官话“讨老婆”，追根溯源，或许正是从“吃”字的本义衍生而来。“吃婆姨”一词，承载着清徐人记忆深处的乡愁暖意，它既是新生命孕育的开端，更是一场充满温情的欢聚、一曲动人的旋律、一幅鲜活的生活画卷，承载着男人们年少时对美好婚姻最质朴的期待。

屉算和拍子都是圆形的。妇女们切圆的方法也很巧妙：在屉算和拍子中间用大针扎一支箭箭，那个大针所在点就是圆心。箭箭另一头按照大小需要确定半径，多余的剪掉，然后绕着半径外端边绕边切，一个非常规范的圆形屉算或拍子就做成了。

把拍子切成八角形，再用箭箭沿上边，就成为放食物的箭箭盘子，又光又亮，美观适用。有趣的是，娄烦群众过年捏下的扁食，都盛放在箭箭盘子里。把箭箭浸湿，纳成方框形，单层，沿边，加盖，就成了妇女们的针线筐箩。

妇女们在纳拍子时，还不忘用细箭箭给身边的小孩扎个小笼笼，用来圈雀儿等小鸟或蚂蚱。

箭箭剖成两半，浸湿，在案子上用菜刀刮去瓢子，就成为箭箭皮子，编成圆形套盒，叫箭箭皮筐箩子，用来放食物、针线或碎小杂物。箭箭皮面子又光又亮，里子是涩的，可以涂上颜色。编筐箩时，一般是面子朝外，但巧手的妇女们要安排一部分皮子里子朝外，涂上颜色，编成双喜字、万字、工字(又称花栏墙)等图案，因为颜料渗入皮子里，箭箭皮筐箩便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方言俚语

说「急撩」

殷安

“急撩”一词乍看有着积极、主动的表象，行事风风火火，透着股子干练。然而，细究之下，又蕴含着遇事欠冷静、举止失之庄重、行事流于浮躁、喜好出头等多重意味。虽说其中个别含义趋近中性，可总体而言，它归属于贬义词范畴。因而在日常表达中，人们常这样说道：“看！急撩煞他呀，可真‘急撩’嘞”“‘急撩’鬼东西，兀(那)是个‘急撩’鬼”，诸如此类。

举例来说，听闻亲朋或是上司打算办某件事，此人便毛遂自荐，待事情圆满完成，受到夸赞，便立马得意忘形，沾沾自喜，四处宣扬自己的功劳。再如，某地冒出新鲜事儿，他全然不顾场合，也不考量后果，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；有人提及某件事，他更是立刻抢过话头，像口袋倒南瓜一般，倾囊而出，口若悬河。

“急撩”之人，通常还有个显著共性：他们不仅饶舌多话，堪称“话痨”，记忆力更是超乎常人，对各类琐事、传闻记忆深刻。他们热衷于探听小道消息、坊间逸事，甚至窥探他人隐私，整日家长里短、搬弄是非，蓄意挑起邻里争端，只为吸引他人目光，成为众人焦点，这倒也贴合“撩”字本身所蕴含的招惹、挑弄之意。

与“急撩”相近的方言词汇里，有个“使撩”，在此处读音如同“矢”的入声。它除了部分含义与“急撩”相近或相同外，另有一层投其所好、阿谀奉承的意思。

古人云：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；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。”我们每个人皆有自身的优势与短板，理应扬长避短，力戒“急撩”这类弊病，力求表里如一、坦诚待人，做个光明磊落、堂堂正正之人。